

人見之却有長進方可○爲學之道須先存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事情○今人口略依稀說過不曾心曉○博學謂天地萬物之理修己治人之方皆所當學然亦各有次序當以其大而急者爲先不可雜而無統也○今之學者多好說得高不喜平殊不知這箇只是合當做底事○譬如登山人多要至高處不知自低處不理會終無至高處之理○於顯處平易處見得則幽微底自在裏許○學者須是直前做去莫起計獲之心如今說底恰似畫卦影一般吉凶未應時一場鶻突知他是如何到應後方始知元來是如此○學者須是孰熟時一喚便在目前不熟時須著旋思索到思索得來意思已不如初了

性理大全卷之四十四

學二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學問不只於一事一路上理會○未有耳目
狹而心廣者其說甚好○學者若有本領相次千
枝萬葉都來湊著這裏看也須易曉讀也須易記
○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
大愈謹確愈高明○開闊中又著細密寬緩中又
著謹嚴○如其窄狹則當涵泳廣大氣象頹惰則
當涵泳振作氣象○學者須養教氣宇開闊弘毅

○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
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學
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
為心不可促迫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
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
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
積也○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却能盡
快我意要在虚心以從善○虚心順理學者當守
此四字○聖人與理為一是恰好其它以心處這

理却是未孰要將此心處理○今人言道理說要
平易不知到那平易處極難被那舊習纏繞如何
便擺脫得去譬如作文一般那箇新巧者易作要
平淡便難然須還他新巧然後造於平淡又曰自
高險處移下平易處甚難○學者當常令道理在
胸中流轉○今學者之於大道其未及者雖有遲
鈍却須終有到時唯過之者便不肯復回來耳○
師友之功但能示之於始而正之於終爾若中間
二十分工夫自用喫力去做既有以喻之於始又
自勉之於中又其後得人商量是正之則所益厚

矣不爾則亦何補於事○或論人之資質或長於此而短於彼曰只要長善救失或曰長善救失不特教者當如此人自爲學亦當如此曰然○凡言誠實都是合當做底事不是說道誠實好了方去做不誠實不好了方不做自是合當誠實○有一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世間萬事須臾變滅皆不足置胷中惟有窮理脩身爲究竟法耳○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愧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教人做

人○爲學只要至誠耐久無有不得不須別生計較思前算後也○爲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人須打疊了心下閑思雜慮如心中紛擾雖求得道理也沒頓處須打疊了後得一件方是一件兩件方是兩件○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有心中欲爲善而常有箇不肯底意思便是自欺也須是要打疊得盡蓋意誠而後心可正過得這一關後方可進○學者須是培養今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

自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
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于此意
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做得此工夫
曾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一如他人不讀書是
不肯去窮理今要窮理又無持敬工夫從陸子靜
學如楊敬仲輩持守得亦好若肯去窮理須窮得
分明然他不肯讀書只任一己私見有似箇稊稗
今若不做培養工夫便是五穀不熟又不如稊稗
也○爲學之道更無他法但能孰讀精思久久自
有見處尊所聞行所知則久久自有至處○書不

記孰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
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
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
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
躍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
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
有事在○爲學之道無他只是要理會得目前許
多道理世間事無大無小皆有道理如中庸所謂
率性之謂道也只是這箇道理道不可須臾離也
只是這箇道理見得是自家合當做底便做將去

不當做底斷不可做只是如此○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爲學當以存主爲先而致知力行亦不可以偏廢縱使已有一長未可遽視以輕彼而長其驕吝克伐之私况其有無之實又初未可定乎凡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但當堅守常自警覺不必妄意推求必欲舍此拙法而必求妙解也○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

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學必貴於知道而道非一聞可悟一超可入也循下學之則加窮理之工由淺而深由近而遠則庶乎其可矣○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

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二者交相發焉則知日益明守日益固而舊習之非自將日改月化於冥冥之中矣○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敷衍便爲究竟也○爲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其他隨力所及爲之務在精審而不貴於泛濫涉獵也○聖賢之教不過博文約禮四字博文則須多求博取熟講而精擇之乃可以浹洽而通貫約禮則只敬

之一字已是多了日用之間只以此兩端立定程課不令間斷則久之自有進步處矣○問橫渠張氏云義理有疑即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曰此說甚當最有理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種病一是主自家意思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看道理須要就那大處看便前面開闊不要就壁角裏地步窄一步便觸無去處了而今且要看天理人欲義利公私分別得明將自家日用底與他勘驗須漸漸有見處前頭漸漸開闊那箇大壇場不去上面做不去

上面行只管在壁角裏縱理會得一句只是一句
透道理小了如破斧詩須看那周公東征四國是
皇見得周公用心始得○天下無不可說底道理
如爲人謀而忠朋友交而信傳而習亦都是眼前
事皆可說只有一箇熟處說不得除了熟之外無
不可說者未熟時頓放這裏又不穩帖拈放那邊
又不是然終不成住了也須從這裏更著力始得
到那熟處頓放這邊也是頓放那邊也是七顛八
倒無不是所謂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左右
逢其原譬如梨柿生時酸澁喫不得到熟後自是

一般甘美相去大遠只在熟與不熟之間○書有
合講處有不必講處如主一處定是如此了不用
講只是便去下工夫不要放肆不要戲慢整齊嚴
肅便是主一便是敬聖賢說話多方百面須是如
此說但是我恁地說他箇無形無狀去何處證驗
只去切己理會此等事久自會得○學則處事都
是理不學則看理便不恁地周匝不恁地廣大不
恁地細密然理亦不是外面硬生道理只是自家
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反之已有
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而已蓋向

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脩而反之乎此其所以爲急不學則只是硬隄防處事不見理一向任私意平時却也強勉去得到臨事變便亂了○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

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

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貫通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

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

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生知之聖不待學而自至若非生知須要學問學問之先止是致知所知果至自然透徹不患不進問知得須要踐履曰不真知得如何踐履得若是真知自住不可似他門只把來說過了又問今之言學者滿天下家誦中庸大學語孟之書人習中庸大學語孟之說究觀其實不惟應事接物與所學不相似而其爲人舉足動步全不類學者所爲或做作些小氣象或自治一等議論

專一欺人此豈其學使然歟抑踐履不至歟抑所學之非歟曰此何足以言學某與人說學問止是說得大槩要人自去下工譬如寶藏一般其中至寶之物何所不有某止能指與人說此處有寶若不下工夫自去討終不濟事今人爲學多是爲名不肯切己○向見前輩有志於學而性猶豫者其內省甚深下問甚切然不肯沛然用力於日用間是以終身抱不決之疑此爲可戒而不可爲法也○與東萊呂氏書曰承喻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

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
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
等候即成病耳○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
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故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
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
得一邊便欲就此執定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
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
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而自得也○橫渠未能立
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一事云
當考索然心未有主却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

有箇主宰如何地講學○問理有未窮且只持敬
否曰不消恁地說持敬便只管持將去窮理便只
管窮將去如說前面萬一有持不得窮不得處又
去別生計較這箇都是枉了思量然亦只是不會
直箇持敬窮理若是真箇會持敬窮理豈有此說
譬如出路要乘轎便乘轎要乘馬便乘馬要行便
行都不消思量前面去不得時又著如何但當勇
猛堅決向前那裏要似公說居敬不得處又著如
何窮理不得處又著如何古人所謂心堅石穿蓋
未嘗有箇不得底事又曰聖人之言本自直截若

裏面有屈曲處聖人亦必說在上面若上面無底又何必思量從那屈曲處去都是在枉了工夫○問學者曰公今在此坐是主靜是窮理久之未對曰便是公不會做工夫若不是主靜便是窮理只有此二者既不主靜又不窮理便是心無所用閑坐而已如此做工夫豈有長進之理夫子嘗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公等每日只是閑用心問閑事說閑話底時節多問要緊事究竟自己事底時節少若是直箇做工夫底人他自是無閑工夫說閑話問閑事聖人言語有

幾多緊要大節目都不曾理會小者固不可不理會然大者尤緊要○日用之間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復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人無英氣固安於卑陋而不足以語上其或有之而無以制之則又反爲所使而不肯遜志於學此學者之通患也所以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

以消磨其飛揚倔强之氣而爲入德之階今既皆無此矣則唯有讀書一事尚可以爲攝伏身心之助然不循序而致謹焉則亦未有益也○主一之功固須常切提撕不令間斷窮理之事又在細心耐煩將聖賢遺書從頭循序就平實明白處玩味不須貪多但要詳熟自然見得意緒○讀書固不可廢然亦須以主敬立志爲先方可就此田地上推尋義理見諸行事若平居泛然略無存養之功又無實踐之志而但欲曉解文義說得分明則雖盡通諸經不錯一字亦何所益況又未必能通而

不誤乎○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功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近日學者之弊苦其說之太高太多如此只見意緒叢雜都無玩味工夫不唯失却聖賢本意亦分却日用實功不可不戒也○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今之學者不知古人爲己之意不以讀書治己爲先而急於聞道是以文勝其質言浮於行而終不知所底止也○讀書須嚴立課程思慮亦不可過苦

但虛心游意時時玩索久之當自見縫罅意味持
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纔覺放
慢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學者須虛心涵泳
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
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
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
亦不費力矣○問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不但終
食之間而已也雖造次必於是不但造次而已也
雖顛沛必於是蓋欲此心無頃刻須臾之間斷也
及稱顏子則曰三月不違於衆人則曰日月至焉

而已今學者於日月至焉且茫然不知其所謂况
其上者乎克己工夫要當自日月至焉推而上之
至終食之間以至造次至顛沛一節密一節去庶
幾持養純熟而三月不違可學而至不學則已欲
學聖人則純亦不已此其進步之階歟曰下學之
功誠當如此其資質之高明者自應不在此限但
我未之見耳○爲學雖有階漸然台下立志亦須
略見義理大槩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箇惕然
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
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

謂發憤政爲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箇發端下手處而便謂可以如此平做將去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効也○人之爲學當知其何所爲而爲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爲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學者誠能虛心靜慮而隨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廣大曲折

之詳細固當有以得之燕閒靜一之中其味雖淡而實腴其旨雖淺而實深矣然其所以求之者不難於求而難於養故程夫子之言曰學莫先於致知然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而邵康節之告章子厚曰以君之材於吾之學頃刻可盡但須相從林下一二十年使塵慮銷散胸中豁豁無一事乃可相授正爲此也○爲學工夫不在日用之外檢身則動靜語默居家則事親事長窮理則讀書講義大抵只要分別一箇是非而去彼取此耳無他玄妙之可言也論其至近至易則即今便可用力

論其至急至切則即今便當用力莫更遲疑且隨
深淺用一日之即便有一日之効到有疑處方好
尋人商量則其長進通達不可量矣若即今全不
下手必待他日遠求師友然後用力則目下蹉過
却合做底親切工夫虛度了難得底少壯時節正
使他日得聖賢而師之亦無積累憑藉之資可受
鉗錘未必能真有益也○夫義利之間所差毫末
而舜跖之歸異焉是以在昔君子之爲學也莊敬
涵養以立其本而講求義理以發明之則其口之
所誦也有正業而心之所處也有常分矣至於希

世取寵之事不惟有所愧而不敢實亦有所急而
不暇焉○問致知以明之持敬以養之此學之要
也不致知則難於持敬不持敬亦無以致知曰二
者交相爲用固如此然亦當各致其力不可恃此
而責彼也○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
一切掃去放教胷中空蕩蕩地了却舉起一看便
自覺得有下落處此說向見李先生曾說來今日
方真實驗得如此非虛語也○天下之物無一物
不具夫理是以聖門之學下學之序始於格物以
致其知不離乎日用事物之間別其是非審其可

否由是精義入神以致其用其間曲折纖悉各有
次序而一以貫通無分段無時節無方所以爲精
也而不離乎粗以爲末也而不離乎本必也優游
潛玩饜飫而自得之然後爲至固不可以自畫而
緩亦不可以欲速而急譬如草木自萌芽生長以
至於枝葉華實不待其日至之時而揠焉以助之
長豈不無益而反害之哉○人之所以爲學者以
吾之心未若聖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聖人之心
是以燭理未明無所準則隨其所好高者過卑者
不及而不自知其爲過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與

天地聖人之心無異矣則尚何學之爲哉故學者
必因先達之言以求聖人之意因聖人之意以達
天地之理求之自淺以及深至之自近而及遠循
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
以浸漸經歷審熟詳明而無躡等空言之弊馴致
其極然後吾心得正天地聖人之心不外是焉非
固欲畫於淺近而忘深遠舍吾心以求聖人之心
棄吾說以徇先儒之說也○鄉道之勤衛道之切
不若求其所謂道者而脩之於己之爲本用力於
文詞不若窮經觀史以求義理而措諸事業之爲

實也蓋人有是身則其秉彝之則初不在外與其鄉往於人孰若反求諸己與其以口舌馳說而欲其得行於世孰若得之於己而一聽其用舍於天耶至於文詞一小伎耳以言乎邇則不足以治己以言乎遠則無以治人是亦何所與於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懇反復至於連篇累牘而不厭耶○爲學之序必先成已然後可以成物此心此理元無間斷虧欠聖賢遺訓具在方冊若果有意何用遲疑等待何用準擬安排只從今日爲始隨處提撕隨處收拾隨時體究隨事討

論但使一日之間整頓得三五次理會得三五事則日積月累自然純熟自然光明矣若只如此立得箇題目頓在面前又却低徊前却不肯果決向前真實下手則悠悠歲月豈肯待人恐不免但爲自欺自誣之流而終無得力可恃之地也○觀浮圖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蓋觀於外者雖足以識其崇高鉅麗之爲美孰若入於其中者能使真爲我有而又可以深察其層累結架之所由哉自今而言聖賢之言具在方冊其所以幸教天下後世者固已不遺餘力而近世一

二先覺又爲之指其門戶表其梯級而後學者由是而之焉宜亦甚易而無難矣而有志焉者或不能以有所至病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而便謂吾已見之遂無復入於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所以驟而語之雖知可悅而無以深得其味遂至半途而廢而卒不能以有成耳○問今之學者不是忘便是助長曰這只是見理不明耳理是自家固有底從中而出如何忘得使他見之之明如饑而必食渴而必飲則何忘之有如食而至於飽則止飲而至於滿腹則止又何助長之有此皆是

見理不明之病○問工夫有間斷亦是氣質之偏使然曰固是氣質然大患是不子細嘗謂今人讀書得如漢儒亦好漢儒各專一家看得極子細今人纔看這一件又要看那一件下梢都不曾理會得○今須先正路頭明辨爲己爲人之別直見得透却旋旋下工夫則思慮自通知識自明踐履自正積日累月漸漸熟漸漸自然若見不透路頭錯了則讀書雖多爲文日工終做事不得○自天降衷萬理皆具仁義禮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自家一身都擔在這裏須是理會了體認教一一

周是略欠闕些子不得須要緩心直要理會教盡
須是大作規模闊開其基廣闢其地少間到逐處
即看逐處都有頓放處日用之間只在這許多道
理裏面轉更無些子空闕處堯舜禹湯也只是這
道理○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
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
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湊得這
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
做不成如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
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始襯輦得起且如籩豆之

事各有司存非是說籩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
會動容貌三句亦只是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
籩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爲輕而今只理會三
句籩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籩做豆若
不曾曉得便被他瞞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
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如官名不
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郊子蓋是我不
識底須是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
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

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問如古人詠歌舞蹈到動盪血脉流通精神處今旣無之專靠義理去研究恐難得悅樂不知如何曰只是看得未熟耳若熟看待浹洽則悅矣而今且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涵養當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撥警覺不要放肆到那講習應接便當思量義理用義理做將去無事時便著存養收拾此心○問爲學工夫以何爲先曰亦

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旣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恁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或云須是做工夫方覺言語有益曰別人言語亦當子細窮究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知言便是窮理別人言語他自邪說何與我事被他謾過理會不得便有陷溺所謂生於其心害於其政作於其政害於其事蓋謂此也○問講學須當志其遠者大者曰固是然細微處亦須研窮若細微處不研窮所謂遠者大者只是揣摩一頭詭怪之語果何

益須是知其大小測其淺深又別其輕重因問平時讀書因見先生說乃知只得一模樣耳曰模樣亦未易得恐只是識文句○問未知學問知有人欲不知有天理既知學問則克己工夫有着力處然應事接物之際苟失存主則心不在焉及既知覺已爲間斷故因天理發見而收合善端便成片段雖承見教如此而工夫最難曰此亦學者常理雖顏子亦不能無間斷正要常常點檢力加持守使動靜如一則工夫自然接續○學問無賢愚無大小無貴賤自是人合理會底事且如聖賢不生

無許多書冊無許多發明不成不去理會也只當理會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師友只是發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師友如何著得力○問所觀書滕璘以讀告子篇對曰古人興於詩詩可以興又曰雖無文王猶興人須要奮發興起必爲之心爲學方有端緒古人以詩吟詠起發善心今旣不能曉古詩某以爲告子篇諸處讀之可以興發人善心者故勸人讀之且如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讀此句須知義理可以悅我心否果如芻豢悅口否方是得璘謂理義悅心亦是

臨事見得此事合理義自然悅懌曰今則終日無事不成便廢了理義便無悅處如讀古人書見其事合理義思量古人行事與吾今所思慮欲爲之事纔見得合理義則自悅纔見不合理義自有羞愧憤悶之心不須一一臨事時看○問程子云且省外事但明乎善唯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切謂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曰知至即便意誠善纔明誠心便進又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

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汎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問爲學大端曰且如士人應舉是要做官故其工夫勇猛念念不忘竟能有成若爲學須立箇標準我要如何爲學此志念念不忘工夫自進蓋人以眇然之身與天地並立而爲三常思我以血氣之身如何配得天地且天地之所以與我者色色周備人自污壞了因舉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一章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

以聖賢為標準直做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工夫自然勇猛臨事觀書常有此意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學問只要理會一箇道理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有一箇物便有一箇道理所以大學之道教人去事物上逐一理會得箇道理若理會一件未得直須反覆推究研窮行也思量坐也思量早上思量不得晚間又把出思量晚間思量不得明日又思量如此豈有不得底道理若只略略地思量思量不得便掉了如此千年

也理會不得○問人固欲事事物物理會然精力有限不解一一都理會得曰固有做不盡底但立一箇綱程不可先自放倒也須靜着心實着意沉潜反覆終久自曉得去○問人之思慮有邪有正若是大段邪僻之思却容易制惟是許多無頭面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此亦無他只是覺得不當思量底便莫要思便從脚下做將去久久純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譬如人坐不定者兩脚常要行但纔要行時便自省覺莫要行久久純熟亦自然不要行而坐得定矣前輩有欲澄治思

慮者於坐處置兩器每起一善念則投白豆一粒於器中每起一惡念則投黑豆一粒於器中初時黑豆多白豆少後白豆多黑豆少後來遂不復有黑豆最後則雖白豆亦無之矣然此只是箇死法若更加以讀書窮理底工夫則去那般不正當底思慮何難之有又如人有喜做不要緊事如寫字作詩之屬初時念念要做更過捺不得若能將聖賢言語來玩味見得義理分曉則漸漸覺得此重彼輕久久不知不覺自然剝落消殞去何必橫生一念要得別尋一捷徑盡去了意見然後能如此

此皆是不柰煩去脩治他一箇身心了作此見解譬如人做官則當至誠去做職業却不柰煩去做須要尋箇倖門去鑽道鑽得這裏透時便可以超躡將去今欲去意見者皆是這箇心學者但當就意見上分真妄存其真者去其妄者而已若不問真妄盡欲除之所以游游蕩蕩虛度光陰都無下工夫處因舉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只如喜怒哀樂皆人之所不能無者如何要去得只是要發而

中節爾所謂致中如孟子之求放心與存心養性是也所謂致和如孟子論平旦之氣與充廣其仁義之心是也今却不柰煩去做這樣工夫只管要求捷徑去意見只恐所謂去意見者正未免爲意見也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做得徹時也不大驚小怪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爾又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聖人做出這一件事物事來使學者聞之自然歡喜情願上這一條路去四方八面攙掇他去這路上行又曰所謂致中

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纔有些子偏倚便不可須是常在那中心十字上立方是致中譬如射雖射中紅心然在紅心邊側亦未當須是正當紅心中乃爲中也輔廣云此非常存戒謹恐懼底工夫不可曰固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又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聖門教人只此兩事須是互相發明約禮底工夫深則博文底工夫愈明博文底工夫至則約禮底工夫愈密○學者最怕因循莫說道一下便要做成今日知得一事亦得行得一事亦得只不要間斷積累之久自解做得徹去若

有疑處且須自去思量不要倚靠人道待去問他
若無人可問時不成便休也人若除得箇倚靠人
底心學也須會進○人說道頓段做工夫亦難得
頓段工夫莫說道今日做未得且待來日做若做
得一事便是一事工夫若理會得這些子便有這
些子工夫若見處有積累則見處自然貫通若存
養處有積累則存養自然透徹○問橫渠言得尺
守尺得寸守寸先生却云須放寬地步如何曰只
是且放寬看將去不要守殺了橫渠說自好但如
今日所論却是大局促了○問動容周旋未能中

禮於應事接物之間未免有礙理處如何曰只此
便是學但能於應酬之頃逐一點檢使一一合於
理久久自能中禮也○語萬人傑曰平日工夫須
是做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
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些長進便道我已到了
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
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去處了至此可以
語進矣○洪慶將歸先生召入與語曰此去且存
養要這箇道理分明常在這裏久久自有覺覺後自
是此物洞然通貫圓轉乃舉孟子求放心操則存

兩節及明道語錄中聖賢教人千言萬語下學上
達一條云自古聖賢教人也只就這理上用功所
謂放心者不是走作向別處去蓋一瞬目間便不
見纔覺得便又在面前不是苦難收拾公且自去
提撕便見得又曰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
獨觀昭曠之原不須枉費工夫鑽紙上語待存養
得此中昭明洞達自覺無許多窒礙恁時方取文
字來看則自然有意味道理自然透徹遇事時自
然迎刃而解皆無許多病痛此等語不欲對諸人
說恐他不肯去看文字又不實了且教他看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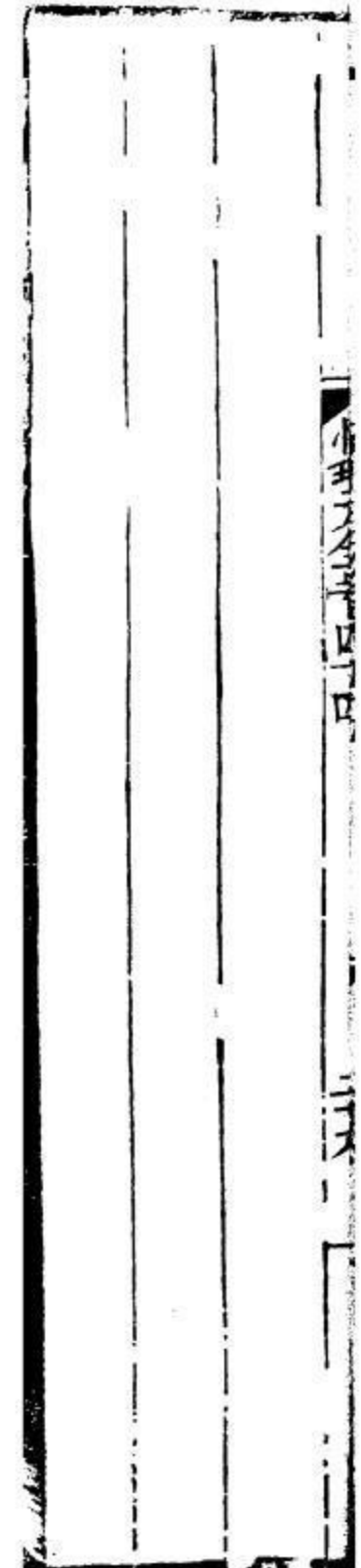
撞來撞去將來自有的撞着處○爲學之道須先存
得這箇道理方可講究若居處必恭執事必敬與
人必忠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復
禮處仲弓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是無時
而不主敬如今亦不須較量顏子仲弓如何會如
此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他底工夫然
後有益又曰爲學之道如人耕種一般先須辦了
一片地在這裏了方可在上耕種今却就別人地
上鋪排許多種作底物色這田地元不是我底又
如人作商亦須先安排許多財本方可運動若財

本不贍則運動未得到論道處如說水只說是冷不能以不熱字說得如說湯只說是熱不能以不冷字說得又如飲食喫著酸底便知是酸底喫著鹹底便知是鹹底始得○今學者不會看文字多是先立私意自主張已說只借聖人言語做起頭便自把已意接說將去病痛專在這上不可不戒○問治心脩身之要以爲雖知事理之當爲而念慮之間多與日間所講論者相違曰且旋恁地做去只是如今且說箇熟字這熟字如何便得到這地位到得熟地位自有忽然不可知處不是被你硬要得直是不知不覺得如此○問學者忌先立標準如何曰如必有事焉而勿正之謂而今雖道是要學聖人亦且從下頭做將去若日日恁地比較也不得雖則是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若只管將來比較不去做工夫又何益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四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學三

總論爲學之方

朱子曰爲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騫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須要識此○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說道有那種子在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

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人之爲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爲仁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又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

亦湏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裏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爲本○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

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
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
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
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
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
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蜚卿曰程子
謂近思只是比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
曰比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
子則當止於孝爲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
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

須得○人之爲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人
之性惟五常爲大五常之中仁尤爲大而人之所
以爲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
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
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
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爲要所以孔
門只是教人求仁也○爲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
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
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
問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

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識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爲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汎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

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况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雜遇事而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

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直箇提得緊雖半月見
驗可也○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
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
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爲農
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屋子如小人趁得
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
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
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
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學者
若不爲己看做甚事都只是爲別人雖做得好亦

不關己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己自家去
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己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
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
自家又有幾箇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
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爲學者多
只看爲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
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
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爲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
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
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

是爲甚如此只爲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爲學如何
會無所得○學問之功無內外身心之間無粗細
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
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
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
守得純熟矣○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勵警發悵然
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
藏被人偷將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
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或問理會應變
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道理

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
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胷平去看通透後
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
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
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
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不是
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關門獨坐便了便可以
爲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
聖賢亦無關門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
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

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曆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

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裏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

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家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須開心曾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說與

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事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說盡了大學首便說格物致知爲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脩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古人學問只是爲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

方有所得今人知爲學者聽人說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却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湏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小大皆老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湏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磨今

湏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湏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爲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

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

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爲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爲性心之用爲情外則目視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自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說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

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爲孝如何而爲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

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問爲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

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湏是密然亦湏
是那踈處歛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
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
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
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
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
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湏得將戒謹恐懼說得
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認得這物
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
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曾子也

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

一云恁地兢兢
把捉去不成便

恁地驚恐學問只
是要此心常存

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

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
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
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
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
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
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
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
道中庸温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

句是爲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問學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

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別那箇是天理那箇

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稟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稟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末由返也○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爲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于天地之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

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爲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爲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爲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纖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

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爲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爲乎嗟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入德有門戶得其門而入然

後有進也夫子之教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于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爲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學者如果有志盍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間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至終不爲

已物盍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盍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盍行之而弗措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躡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脩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爲孝必自冬溫夏清昏定晨省始爲弟必自徐行後長者

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焉惟夫弗措之爲貴也○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闊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固當並進

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驚於高遠則有躡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爲力行也豈但見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爲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內外

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爲之雖若遲緩然爲之不已雖至聖人可也更當博觀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別○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爲

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
聖人便取之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
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
吾之德亦與人爲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
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黃唐虞以來群聖人
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
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爲學但當孜孜進德脩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
賊日少光潤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爲盤根錯節

未可遽解者將渙然冰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
得之者矣○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
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
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
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
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
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
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
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

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譁上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歲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凡勤學須是出於本

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爲父母先生勤學非爲己脩終無所得○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溫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拂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在而鋤去之○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

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
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
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
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
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
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
得哉○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
時同處貴耳賤目焉○爲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旣
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爲學
必須於平日氣稟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踈通頑

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
力耳○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戶牖之小嚴敬持身
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
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
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
也○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有眇忽
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剪截
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
善○群居以和肅爲上若爲學之志專則自無暇
及他事

勉齋黃氏曰靜處下工誠爲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爲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爲非切已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人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爲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

爲力若利欲爲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重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生矣此不可不察也○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此處打一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許多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

渾殺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爲學
須隨其氣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
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
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古先聖
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功人心道心直內方外
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
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
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
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爲終身事業
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以求其明且正耳

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爲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賾索隱
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
日勉焉則學進矣○爲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
逸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
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
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
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
精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
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有跳踉自喜

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重厚小心謹畏者不害爲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猥浮薄者未免爲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爲心然後可以言學也○古人爲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爲學之

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意慮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爲即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胷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留意講習若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實有諸已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今

世知學者少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爲學都了不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問孟子

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工所以入聖人爲近○問濂溪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爲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爲己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旣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

極之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
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
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至則真是真非
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
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爲空
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
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
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而篤行之而顏子稱夫子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

然判先後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
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
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
者必以敬爲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
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
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
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是
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
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
由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

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者為憂必期於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能為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雖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己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程子云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眾理悉備其靜則湛然

寂然而爲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爲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聖賢大道爲必當繇異端邪徑爲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我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萃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內而輕外

此審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漸進孰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爲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斟酌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橫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
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
工夫○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
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
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知化皆
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
陟遐必自邇此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
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問明道以記誦博
識爲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
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

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爲玩物喪志○問明道
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
非自得也安排布置湏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
爲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
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度計慮之勞
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
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
不用安排布置也○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
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稟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

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歛華而就實故志爲之主愈歛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爲之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爲學之方其大略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持養踈略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

哉○人之爲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別古今人品之高下孰爲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爲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旣立然後講學以明之力行以克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爲體道之本不致其博則陘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誠之爲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已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爲之則敬非真敬而

其爲敬也必踈略義非實義而其爲義也必駁雜
所謂不誠無物也○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爲聖
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
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
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
企及不過終身汨汨爲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
有爲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
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爲利欲所驅而有所不
暇顧何足與有所立哉○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
人得之以爲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爲心

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
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
體之實有於已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
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
孤根獨立而無所壟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
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
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爲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已事
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
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

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溯源而不遽以探原爲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源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河必自下流始兗州之功爲多而冀州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畎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

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別殆猶三百三千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

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是派而尋原者也○所貴乎學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爲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人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強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爲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况其生而美者乎○爲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汨沒於卑污苟賤以終其身

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爲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逕而或徒以資口耳爲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哉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爲有餘者反是○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蠃鴛可以及

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
子上聖也而好學顏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
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五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或曰惟閉目靜坐爲可以養心曰豈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問有言求中於

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

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要脩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爲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爲悅者必以動爲厭方其靜時所以

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戚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問獨處一室或行

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湏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已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

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珮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爲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是存養終不爲己物也○今之學者

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焉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開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爲本○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纔出門便千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心在羣妄自然退聽○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麼人

一云如何
做得事成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

便無走作雖不加防閑此心常在○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殼子裏面便害事○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走東走西如何了得○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番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了○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今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著筋骨擔○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

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湏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麼用○今於日用

問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
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
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
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
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
見從此便去窮理○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
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存心只
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

在○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
費力○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
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
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
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
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明
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工
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
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平居須是儼然若
思○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哉只如

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
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
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
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大凡
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
通病橫渠云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
即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
養無須更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
庶幾矣哉○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
與入道况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人心

本明只被物事在上蓋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
理難且徹了蓋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
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心須常令有所
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
如日月要開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開心却閑
有所主○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學者工夫
且去剪裁那浮泛底思慮○學者常用提省此心
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
只看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着力著
力則反不是○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

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
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
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問心要在腔子裏若
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
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
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着曰固是要如此○人
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
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今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
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

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
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
去如何得會長進○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
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裏做
甚麼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以敬爲主則內
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
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
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
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
住乎○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

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將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貫通也○今之人知求鷄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爲大惑然苟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爲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明著少有

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爲力矣○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旣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

有向成之期繞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
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問伊川謂敬
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
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古人直自
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
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
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
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
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或謂人心
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得又又被

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章最要
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又勝物
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着力
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着緊不要
隨他去這箇湏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
不去是自壞了更說甚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又
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問心
不能自把捉曰自是如此蓋心便能把捉自家自
家却如何把捉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問某
平時所爲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

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纒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水勝之水撲處纒滅而火又發矣○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工也○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爲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

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則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

入之心却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爲戒也○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別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答胡季隨書曰近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別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

爲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爲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

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

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爲重以義配仁則仁爲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爲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爲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爲諦當也至如來

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
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爲無滲漏也此數句卓
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此心此
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
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
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
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
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
戶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

曰塗之人可以爲禹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曰人有
四端而自不能者自賊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
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
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
反戕賊放失之耳苟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
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
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
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
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爲學之門進德之地
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黃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虛靈
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
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
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爲竒非敬也要知無敢慢
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
則執事敬者固爲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
恭而天下平矣以下論持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
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
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

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
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
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
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
萬物亦難爲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
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
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
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
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
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

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爲中也○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爲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

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或問燕處倨肆心不怠慢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同○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

爲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着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說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着靜不

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股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執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親切祁寬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寫髮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
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堯是初頭出治
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
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
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
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
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
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
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敬字工夫乃聖門
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敬之一字真

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內外精
粗之間○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
關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
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
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
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
恣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
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
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

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緊着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

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祇覺得其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然雖門戶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脩己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脩己以

敬則其事皆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說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說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爲聖賢無單獨說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着箇敬字全不成說話聖人說脩己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曰躋何嘗不單獨說來若說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爲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

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爲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爲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說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

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過○學固不在乎讀書然
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
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
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着些精
彩方得然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
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
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闕聚底道
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蓋
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今所以為學者要
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
緝連緝不已

之意熙則
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
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
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嘗不光明然只是
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
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周先生只
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
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
敬字上捱去庶幾執捉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
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
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

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
放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
惺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
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爲○敬字前輩多輕說
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爲心
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人之爲
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
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
之自然剛健有力○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
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

不存○今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字只是
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
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敬
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
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
也退聽○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此心
在這裏○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爲
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

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
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敬則天理常明自
然人欲微窒消治○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
理粲然無一分着力處亦無一分不着力處○心
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
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
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
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
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

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問敬何以用工曰只
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
敬在主一孰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
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
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要於持敬故
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
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湏臾間斷如此
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
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
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

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著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

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

子所言自不同○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
萬機湏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湏
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
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
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
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湏用防他
則便惺了既惺了不湏更說防賊○或問閑邪主
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
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二者不可

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問伊川云主一之
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
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
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
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
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
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事未畢
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湏是做一件了又
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
其輕重可也○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

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居敬爲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

所事則雖事物紛至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問靜時多爲思慮紛擾曰此只爲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

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爲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問程子以敬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湏去身之說蓋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湏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旣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旣得後便湏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爲展托之論又恐初學勢湏把持未敢便習展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湏該貫動

靜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湏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曾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曾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爲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旣得後湏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旣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爲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

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敬在事爲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內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內外皆是自己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

斂不待十分着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着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胸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問先持敬今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麼○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

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着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爲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

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况心慮荒忽未必直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澗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

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
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
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
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
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
見矣○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
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僞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慢欲
只是要窒○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
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
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欲工夫則是廢了克己

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
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
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
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敬如治田而灌溉之
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問持敬與克己工夫
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
他盡淨○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
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
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
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

有主邪自不能入○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
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
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
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
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
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
得工夫只了得安排杜撰也○大凡學者須先理
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
此或以為此事最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
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字

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
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問一
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
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
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
起來便是敬曰靜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
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麼事若是好事合當做
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着思量教了
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
便在這裏○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

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緣是但知
說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
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銳未說道有
甚底事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
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
一切都絕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敬
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
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
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
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

立如齊不敬時如何湏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內
外透徹○涵養湏用敬處事湏是集義○敬義只
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
眼見物便是義○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內
若事物之來當辯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
義不是兩事○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
於彼而合宜之謂○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
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處曰
能敬以直內矣亦湏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

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彌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曾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處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

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或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蓋人心活物須是窮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

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答何錡書曰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脩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决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此日用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

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爲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若便以覺爲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劉蕡因說學者先立心志爲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温公謂人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盤石之樞何難之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六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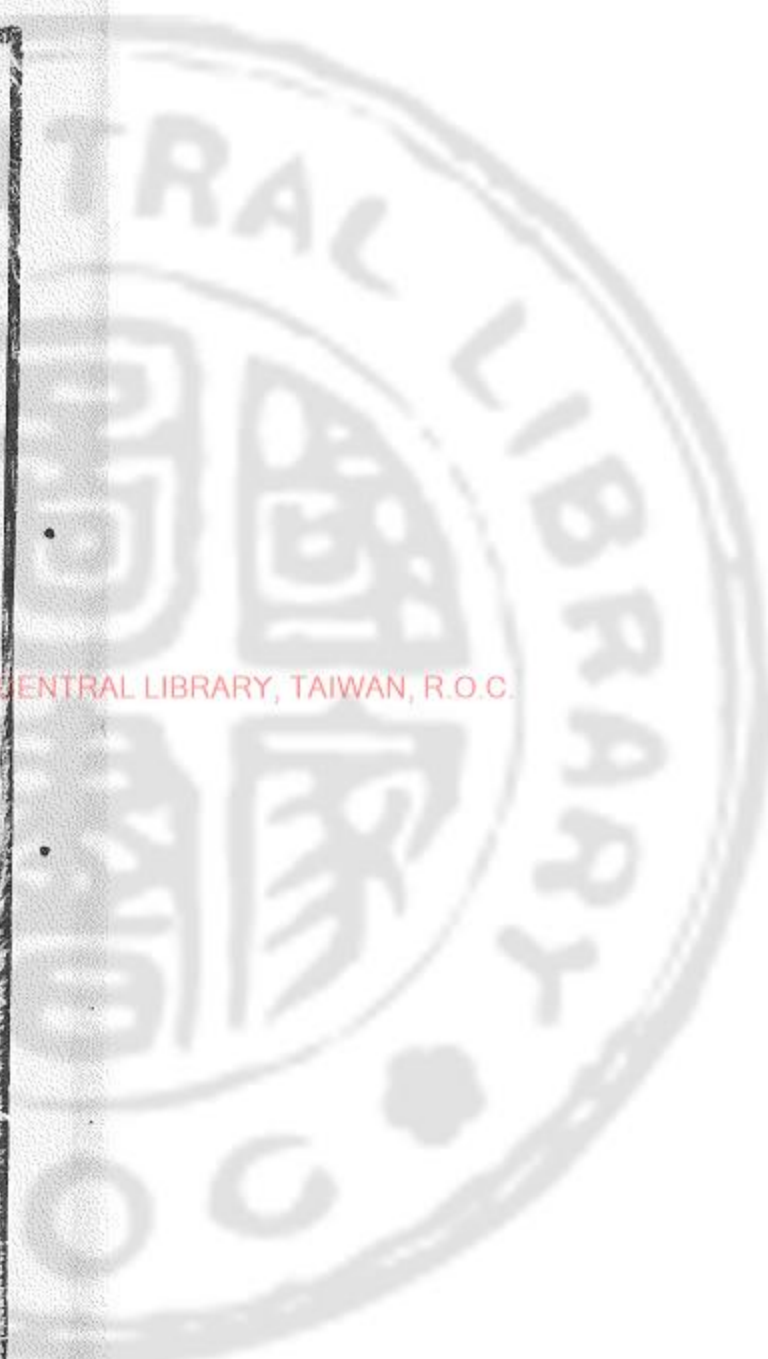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學五

存養 持敬 靜附

南軒張氏曰持敬乃是切要工夫然要將箇敬來治心則不可蓋主一之所謂敬敬是敬此也只敬便在此

若謂敬爲一物將一物治一物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乃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正之卒爲助長之病以下論○誠者天之道敬者人事之本敬道之成則誠而天矣然則君子之學始終乎敬也人之有是心也其知素具也意亂而欲汨之紛擾臬兀



不得湏臾以寧而正理益以蔽塞萬事失其統矣
於此有道焉其惟敬而已乎伊川先生曰主一之
謂敬又曰無適之謂一夫所謂一者豈有可玩而
執者哉無適乃一也蓋不越乎此而已嘗試於平
居暇日深體其所謂無適者則庶乎可識於言意
之表矣故儼若思雖非敬之道而於此時可以體
敬焉即是而存之由是以察之則事事物物不得
遁焉涵泳不舍思慮將日以清明而其知不蔽矣
知不蔽則敬之意味無窮而功用日新矣天地之
心其在茲與學者舍是而求入聖賢之門難矣哉

至於所進有淺深則存乎其人用力敏勇與緩急
之不同耳○答潘叔昌曰所謂思慮時擾之患此
最是合理會處其要莫若主一遺書中論此處甚
多須反復玩味據目下看底意思用工譬如汲井
漸汲漸清如所謂未應事前此事先在既應之後
此事尚存正緣主一工夫未到之故須是思此事
時只思此事做此事時只做此事莫教別底交互
出來久久自別看時似乎淺近做時極難又曰所
論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
通患於是二者之間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

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勉齋黃氏曰敬是束得箇虛靈知覺住如火炬束得緊時那燄頭直上不束則散滅了○主敬致知兩事相爲經緯但言敬而不能有所見者恐亦於此有所未思耳○持守之方無出主敬前輩所謂常惺惺法已是將持敬人心曾內事模寫出了更要去上面生支節只恐支離無緣脫灑○問前輩說

主一無適是說得已發時敬如惺惺收斂是說得未發時敬曰未湏要辨未發已發且就自家心一息之間幾番已發未發雖數千萬變豈無可辨認且如一箇大鏡相似恁地光皎在這裏人來照着便隨他賦形人過去後這光皎者自若○敬是人之本體人惟胡思亂想便失了本然之體恐懼警畏正欲收拾他依元恁地○人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爲是氣也莫不各有是理人得是氣以爲體則亦具是理以爲性又必有虛靈知覺者存乎其間以爲心事物未接思慮未萌虛靈知覺者感

而遂通一寂一感而是理亦爲之寂感焉使夫虛靈知覺者常肅然而不亂炯然而不昏則寂而理之體無不存感而理之用無不行矣惟夫虛靈知覺既不能不囿於氣而又不能不動於欲也則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而理之體用亦隨之而昏且亂矣此敬之說所由以立也虛靈知覺我所有也吾惟慢怠而無以檢之則爲氣所昏爲欲所亂矣惕然悚然常若鬼神父師之臨其上常若深淵薄冰之處其下則虛靈知覺者自不容於昏且亂矣故嘗聞之先師曰敬字之說惟畏爲近之誠能以

所謂畏者驗之則不昏不亂可見矣曰然則諸說之不同何也曰惺惺者不昏之謂也主於一而不容一物撓亂之謂也整齊嚴肅則制於外以養其中也是皆可以體夫敬之意矣然而不昏不亂者必先敬而後能如此制於外以養其中者必如此而後能敬以之體敬之義必欲真見夫所謂敬者惟畏爲近之也蓋畏即敬也能敬則能整齊嚴肅整齊嚴肅則能敬能敬則不昏不亂矣此朱子不得不取夫諸說以明夫敬而又以畏字爲最近也北溪陳氏曰程子謂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文公

合而言之曰主一無適之謂敬尤分曉敬一字從前經書說處儘多只把做閑慢說過到二程方拈出來就學者做工夫處說見得這道理尤緊切所關最大敬字本是箇虛字與畏懼等字相似今把做實工夫主意重了似箇實物一般○人心妙不可測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敬便存在這裏所謂敬者無他只是此心常存在這裏不走作不散漫常恁地惺惺便是敬○上蔡所謂常惺惺却是就心地上做工夫處說得亦親切蓋心常醒在這裏便常惺惺恁地活若不在便死了心纔在這裏則

萬理森然於其中古人謂敬德之聚正如此○禮謂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只就此二句體認持敬底工夫意象最親切且如人捧箇至盈底物心若不在這上纔移一步便傾了惟執之拳拳心常在這上雖行到那裏也不傾倒入虛如有人雖無人境界此心常嚴肅如對大賓然此便是主一無適底意○格物致知也須敬正心誠意也須敬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須敬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程子說人心做工夫處特注意此字蓋以此道理貫動靜徹表裏一始終本無界限閑靜無

事時也用敬應事接物時也用敬心在裏面也如此動出外來做事也如此初頭做事也如此做到末梢也如此此心常無間斷纔間斷便不敬

西山真氏曰伊川先生言主一之謂敬又恐人未曉一字之義又曰無適之謂一適徃也主於此事則不移於他事是之謂無適也主者存主之義伊川又云主一之謂敬一者之謂誠主則有意在學者用功須當主於一主者念念守此而不離之意也及其涵養既熟此心湛然自然無二無雜則不待主而自一矣不待主而自一即所謂誠也敬是人

事之本學者用功之要至於誠則達乎天道矣此又誠敬之分也○所謂主一者靜時要一動時亦要一平居暇日未有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靜時敬應事接物有所作爲此心亦要主於一此是動時敬靜時能敬則無思慮紛紜之患動時能敬則無舉措煩擾之患如此則本心常存而不失爲學之要莫先於此○端莊靜一乃存養工夫端莊主容貌而言靜一主心而言蓋表裏交正之功合而言之則敬而已○秦漢以下諸儒皆不知敬爲學問之本自程子始指以示人而朱子又發明

之極其切至二先生有功於聖門此其最大者也
○往昔自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
理惟中爲至正惟誠爲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
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爲誠也氣之決
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
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
皆其爲人最切者而子朱子又丁寧反復之學者
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
既接無少間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鶴山魏氏答張大監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

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
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
擎跏曲拳正坐拱嘿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
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
謂敬此最精切

魯齋許氏曰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物來不亂物去
不留用工夫主一也主一是持敬也○東萊嘗云
南軒言心在焉則謂之敬且如方對客談論而他
有所思雖思之善亦不敬也才有間斷便是不敬
臨川吳氏曰易書詩禮之言敬者非一及夫子答子

路之問則其辭重以專而子路莫之悟也再問三問意若有所不足聖人語以堯舜猶病雖能已其問而子路猶未悟也嗚呼子路聖門高第弟子也果於從人勇於治已當時許其升堂後人尊之爲百世之師親承脩已以敬之誨於夫子而未能心受也况後聖人千數百載而掇拾其遺言者乎伊洛大儒嗣聖傳於已絕提敬之一字爲作聖之梯階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也新安大儒繼之直指此爲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本根其示學者切矣夫人之一身心爲之主人之一心敬爲之主主於敬

則心常虛虛者物不入也主於敬則心常實實者我不出也敬也者當若何而用力耶必有事焉非但守此一言而可得也○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謂之德是德也雖同得於有生之初而或失於有生之後能得其所得而不失者君子也蓋德具於心者也欲不失其心豈有他術哉敬以持之而已矣昔子路問君子夫子以脩已以敬爲答敬也者所以成君子之德也堯舜禹之欽即敬也傳之於湯爲日躋之敬傳之於文王爲緝熙之敬夫子脩已以敬之言傳自堯舜禹湯文王而傳之於顏曾

子思孟子者也至于程子遂以敬字該聖功之始
終敬之法主一無適也學者遽聞主一無適之說
儻未之能且當由謹畏入事事知所謹而於所不
當爲者有不肯爲念念知所畏而於所不當爲者
有不敢爲克不肯爲不敢爲之心而進退焉凡事
主於一而不二乎彼凡念無所適而專在乎此程
子敬字之法不過如是敬則心存心存而一靜一
動皆出於正仁義禮智之得於天者庶其得於心
而不失矣乎

程子曰惟靜者可以爲學

以下論靜

○學者患心慮紛亂

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
頭儘有商量○尹和靖孟敦夫張思叔侍坐伊川
指面前水盆語曰清靜中一物不可著纔著物便
搖動

張子曰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
能慮則小也始學者亦要靜以入德至成德

亦只是靜

上蔡謝氏曰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

入下之至靜也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
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
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

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唯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

朱子曰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湏是靜坐方能收斂○靜坐無閑雜思慮則養得來便條暢○或問不拘靜坐與應事皆要專一否曰靜坐非是要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不要因一事而惹出三件兩件如此則雜然無頭項何以得他專一只觀文王

籬籬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便可見敬只是如此古人自少小時便做了這工夫故方其洒掃時加帝之禮至於學詩學樂舞學弦誦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能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得他馬書數皆然今旣自小不曾做得不柰何湏着從今做去方得若不做這工夫却要讀書看義理恰似要立屋無基地且無安頓屋柱處今且說那營營底心會與道理相入否會與聖賢之心相契否今求此心正爲要立箇基址得此心光明有箇存主處然後爲學便有歸着

不錯若心雜然昏亂自無頭當却學從那頭去又何處是收功處故程先生湏令就敬字上做工夫正爲此也○人也有靜坐無思念底時節也有思量道理底時節豈可畫爲兩途說靜坐時與讀書時工夫迥然不同當靜坐涵養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

不敬底心今人之病正在於靜坐讀書時二者工夫不一所以差○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就用處教人做工夫今雖說主靜然亦非棄事物以求靜旣爲人自然用事君親交朋友撫妻子御僮僕不成捐棄了只閉門靜坐事物之來且曰候我存養又不可只茫茫隨他事物中走二者須有箇思量倒斷始得頃之復曰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故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事物之來若不順理而應則雖塊然不交於物以求靜心亦不能得靜

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
得力須是動時也做工夫靜時也做工夫兩莫相
靠使工夫無間斷始得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
心亦不動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
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動靜如船之
在水潮至則動潮退則止有事則動無事則靜云
事來則動事過了靜如潮頭
高船也高潮頭下船也下雖然動靜無端亦無
截然爲動爲靜之理如人之氣吸則靜噓則動又
問答之際答則動也止則靜矣凡事皆然且如涵
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做去程

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
不在敬者則敬也在先從此推去只管恁地○心
於未遇事時須是靜及至臨事方用便有氣力如
當靜時不靜思慮散亂及至臨事已先倦了伊川
解靜專處云不專一則不能直遂閑時須是收斂
定做得事便有精神○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
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
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及犯而不校
却別○靜便定熟便透○靜爲主動爲客靜如家
舍動如道路○靜中動起念時動中靜是物各付

物○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問動靜兩字人日間靜時煞少動時常多曰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衆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如今人欲爲一事未嘗能專此一事處之從容不亂其思慮之發旣欲爲此又欲爲彼此是動時却無那靜也○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只管是一動一靜循環無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噓吸若噓而不吸則須絕吸而不噓亦必

壅滯著不得噓者所以爲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信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這道理○問伊川嘗教人靜坐如何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思慮且以此教人收拾此心耳若初學者亦當如此○主敬存養雖說必有事焉然未有思慮作爲亦靜而已所謂靜者固非槁木死灰之謂而所謂必有事者亦豈求中之謂哉○答吳伯豐書曰學問臨事不

得力固是靜中欠却工夫然欲舍動求靜又無此理蓋人之身心動靜二字循環反覆無時不然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明道在扶溝時謝游諸公皆在彼問學明道一日曰諸公在此只是學某說話何不去力行二公云某等無可行者明道曰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時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着落譬如人出外去才歸家時便自有箇着身處若是不曾存養得箇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着

身處也○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歎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問而今看道理不出只是心不虛靜否曰也是不曾去看會看底就看處自虛靜這箇互相發○問注長孺所讀何書長孺誦大學所疑曰只是輕率公不惟讀聖賢之書如此凡說話及論人物亦如此只是不敬又云長孺氣粗故不子細爲今工夫須要靜靜多不妨今人只是動多了靜靜亦自有說話程子曰爲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

在靜處做工夫動作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豈專在打坐上要是隨處着力如讀書如待人處事若動若靜若語若默皆當存此無事時只合靜心息念且未說做他事只自家心如何今把捉不定恣其散亂走作何有於學孟子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不然精神不收拾則讀書無滋味應事多齟齬豈能求益乎○問伯羽如何用功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曰痛抑也不得只是放退可也若全閉眼而坐却有思慮矣又言也不可全無思慮無邪思耳○問滕德粹近作何工夫德粹云靜

坐而已曰橫渠云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閑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至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養得根本深固自可致遠○問宋傑尋常覺得資質昏愚但持敬則此心虛靜覺得好若敬心稍不存則裏面固是昏雜而發於外亦鶻突所以專於敬而

無失上用功曰這裏未消說敬與不敬在蓋敬是第二節事而今便把來夾雜說則鶻突了愈難理會且只要識得那一是一二是二便是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不虛靜也要識得這物事如未識得這物事時則所謂虛靜亦是箇黑底虛靜不是白底虛靜而今須是要打破那黑底虛靜換做箇白淨底虛靜則八窓玲瓏無不融通不然則守定那裏底虛靜終身黑淬淬地莫之通曉也○問每日暇時畧靜坐以養心但覺意自然紛起要靜越不靜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定教他不

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纔着箇要靜底意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且不要恁地拘迫他須自有寧息時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助長便是正○問延平先生靜坐之說如何曰這事難說靜坐理會道理自不妨只是討要靜坐則不可理會得道理明透自然是靜今人都是討靜坐以省事則不可蓋心下熱鬧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靜方看得出所謂靜坐只是打疊得心下無事則道理始出道理既出則心下愈明靜矣

勉齋黃氏曰寂然不動心之體也事物未接思慮未

萌湛然純一如水之止如衡之平則其本靜矣蔽
交於前其中則遷情慾熾而益蕩感物而動者既
失其節寂然不動者亦且紛紜膠擾而不能以頃
刻寧動靜相因展轉迷亂天理日微人欲日肆矣
故主靜者所以制乎動無欲者所以全乎靜此周
子之意而亦有所自來也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主乎靜也日晝之梏亡則夜氣不足
以存無欲則靜也

問程子云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如何此還是指聖
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內會靜者能之固是

聖賢如此吾人曾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
聖賢

省察

程子曰人爲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已知也而
天理不何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揚震所謂四知
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
二知也○尸居却龍見淵默却雷聲○妄動由有
欲妄動而得者其必妄動而失一失也其得之必
失之二失也况有凶咎隨之乎是故妄得之福災
亦隨焉妄得之得失亦繼焉苟或知此亦庶幾乎

不由欲而動矣。○學始於不欺闇室。

張子曰：求養之道，心只求是而已。蓋心弘則是不弘，則不是；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悟後心常弘，觸理皆在吾術內；覩一物又敲點着此心，臨一事又記着此心，常不爲物所牽引去。視燈燭亦足以警道，大率因一事長一智，只爲持得術博。凡物常不能出博大之中。○慎喜怒，此只矯其末而不知治其本，宜矯輕警惰。

廣平游氏曰：曾子云：三省其身。若夫學者之所省，又不止此事。親有不足於孝，事長有不足於敬，歟？行或愧於心而言，或浮於行，歟？欲有所未窒而分，有所未懲歟？推是類而日省之，則曾子之誠身庶乎可以跂及矣。○人所不睹，可謂隱矣；而心獨見之，不亦見乎？人所不聞，可謂微矣；而心獨聞之，不亦顯乎？知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不能慎獨，是自欺也。其離道遠矣。

和靖尹氏曰：莫大之禍起於須臾，之不忍不可不謹。延平李氏曰：凡蹈危者慮深，而獲全居安者患生於所忽。此人之常情也。

朱子曰：要知天之與我者，只如孟子說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今人非無惻隱羞惡是非辭讓發見處只是不省察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贅出來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爲從前不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彜不可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道體流行初無間斷是以無

所不致其戒懼非謂獨戒懼乎隱微而忽畧其顯著也○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致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爲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審微於未形御變於將來非知道者孰能○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古人瞽史誦詩之類是規戒警誨之意有時不然便被他恁地炒自是使人住不着大抵學問湏是警省○今說求放心吾輩却要得此心主宰得定方賴此做事業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心也

脩道之謂教亦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髮地。爾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今且須就心上做得主定方驗得聖賢之言有歸着自然有契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如此廣大但爲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爲物欲係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

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工夫皆自此做儘有商量也。若此心上工夫則不待商量。睹當即今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着力處。大抵只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學者須是求放心。然後識得此性之善。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天命之謂性。即天命在人。便無不善處。發而中節亦是善。不中節便是惡人之一性。完然具足。二氣五行之所稟賦。何嘗有不善人。自不向善上去。茲其所以爲惡。爾韓愈論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爲後世學者不去心上

理會堯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
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
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抑遏陰氣勿
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
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
久之自然成熟○許多言語雖隨處說得有淺深
大小然而下工夫只一般如存其心與持其志亦
不甚爭存其心語雖大却寬持其志語雖小却緊
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內外肅然又曰持

其志是心之方漲處便持着○問存心曰非是別

將事物存心

一云非是活捉物來存着

孔子曰居處恭執事

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如說話覺得不是便莫
說做事覺得不是便莫做亦是存心之法○靜中
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能自省察至此甚不易
得此當以敬為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為何事就
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不可計功
於旦暮而多為說以亂之也○文字講說得行而
意味未深者正要本源上加功須是持敬持敬以
靜為主此意須要於不做工夫時頻頻體察久而

自熟但是着實自做工夫不干別人事爲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語的當更看有何病痛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踈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沉重厚程先生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人有此心便知有此身人昏昧不知有此心便如人困睡不知有此身人雖困睡得人喚覺則此身自在心亦如此方其昏蔽得人警覺則此心便在這裏○學者工夫只在喚醒上問人放縱時自去收斂便是喚醒否曰放縱只爲昏昧之故能喚醒則自不昏

昧不昏昧則自不放縱矣○心只是一箇心非是以一箇心治一箇心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爲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但常常提警教身入規矩內則此心不放逸而炯然在矣心旣常惺惺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令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問何以能如此莫只在靜坐否曰自去檢點且一日間試看此幾箇時在内幾箇時在外小說中載

趙公以黑白豆記善惡念之起此是古人做工夫處如此檢點則自見矣○李先生嘗云人之念慮若是於顯然過惡萌動此却易見易除却怕於匹似閑底事爆起來纏繞思念將去不能除此尤害事某向來亦是如此○問凡人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然初學後亦未能便如此也○問進德之方曰大

率要脩身窮理若脩身上未有工夫亦無窮理處又問脩身如何曰且先收放心如心不在無下手處要去體察你平日用心是爲己爲人若讀書計較利祿便是爲人○問發於思慮則有善不善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閑邪之道當無所不用其力於思慮上發時便加省察更不使形於事爲於物誘之際又當於視聽言動上理會取然其要又只在持敬惟敬則身心內外肅然交致其功則自無二者之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

然畢竟從思慮上發者也只是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亦不可謂專是外面功夫若以爲在內自有一件功夫在外又有一件功夫則內外支離無此道理湏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爲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人之手動足履湏還是都覺得始得看來不是處都是心不在後挫過了曰湏是見得他合當是恁地問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只是熟後自然見得否曰也只是隨處見得那忠信篤敬是合當

如此又問舊見敬齋箴中云擇地而蹈折旋蟻封遂欲如行步時要步步覺得他移動要之無此道理只是常常提撕曰這箇病痛湏一一識得方得且如事父母方在那奉養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孝如事兄長方在那順承時又自著注脚解說道這箇是弟便是兩箇了問只是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湏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得潔靜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爲私意所勝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

這私意只是從外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
待客以逸待勞自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
平日着工夫若待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問
不敬之念非出於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
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
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拏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
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
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識纔意識則自然
無此病○問橫渠先生謂范巽之云吾輩不及古
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橫渠云此非難悟設此語

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安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
然如大寐之得醒耳曰橫渠先生之意正要學者
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
非謂只要如此說殺也○或曰每常處事或思慮
之發覺得發之正者心安其不正者心安不安
然義理不足以勝私欲之心少間安者却容忍不
安者却依舊被私欲牽將去乃至事過又却悔悔
時依舊是本心發處否曰然只那安不安處便是
本心之德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求生如何便害仁殺身如何便成仁只

是箇安與不安而已又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那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湏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來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閑思念時便自懷一箇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入之心矣湏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問於私欲未能無之但此意萌動時却知用力克除覺方寸

累省頗勝前日更當如何曰此只是強自降伏若未得天理純熟一日失覺察病痛出來不可知也問五峯所謂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莫湏這裏要分別否曰同行異情只如飢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小人無非私慾所謂同行異情者如此此事若不曾尋著本領只是說得他名義而已說得名義儘分曉畢竟無與我事湏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功夫處蓋天理在人亘古今而不泯選甚如何蔽錮而天理常自若無時不自私意中發出

但人不自覺正如明珠大貝混雜沙礫中零零星
星逐時出來但只於這箇道理發見處當下認取
打合零星漸成片段到得自家好底意思日長月
益則天理自然純固向之所謂私欲者自然消磨
退散久之不復萌動矣若專務克治私欲而不能
充長善端則吾心所謂私欲者日相鬪敵縱一時
按伏得下又當復作矣初不道隔去私意後別尋
一箇道理主執而行纔如此又只是自家私意只
如一件事見得如此爲是如此爲非便從是處行
將去不可只恁休誤了一事必須知悔只這知悔

處便是天理孟子說牛山之木旣曰若此其濯濯
也又曰萌蘖生焉旣曰旦晝樛亡又曰夜氣所存
如說求放心心旣放了如何又求得只爲這些道
理根於一性者渾然至善故發於日用者多是善
底道理只要人自識得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
不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
不可做好人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
存得這些子學者所當深察也

吳晦叔言省克二字不可廢南軒張氏曰然纔省了

便克既克了又省當如循環然

范陽張氏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于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于此是以君子慎其獨

象山陸氏曰人之資稟不同有沉滯者有輕揚者古人有韋弦之義固當自覺不待人言但有恣縱而不能自克者有能自克而用功不深者○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此事皆在其心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

勉齋黃氏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也

魯齋許氏曰凡事一一省察不要逐物去了雖在千萬人中常知有己此持敬大略也○日用間若不自加提策則怠惰之心生焉怠惰心生不止於悠悠無所成而放僻邪侈隨至矣○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庸人之目見利而不見害見得而不見

失以縱情極欲爲益已以存心養性爲桎梏不喪
德殞身而不已惟君子爲能見微而知著遏人欲
於將萌

臨川吳氏曰夫易以濁人汚人者色與貨也非禮非
義之事雖甚不良之人往往畏人之知而不敢肆
苟人所不知之地一時不勝其利欲之私則於所
不當爲能保其不爲之乎若顏叔子之達且秉燭
若揚伯起之暮夜却金若司馬君實趙閱道之所
爲無一不可與人言無一不可與天知直能慎獨
者也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七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十八

學六

知行言行附

程子曰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
力行先須要知非特行難知亦難也○君子以識
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
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
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如眼
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
難人只被這箇知見不通透人謂要力行亦只是

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
爲不必待著意做纔著意做便是有箇私心這一
點意氣能得幾時子○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
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古之言知之非艱者吾
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
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
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材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
蓋知之者難也○未有知之而不能行者謂知之
而未能行是知之未至也○能明善斯可謂明也
已能守善斯可謂誠也已○學者識得仁體實有

諸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問
學者於聖人之門非願其有異也惟其不能知之
是以流於不同敢問持正之道曰知之而後可守
無所知則何所守也故學莫先乎致知窮理格物
則知無不盡知之既盡則守無不固○問致知力
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禮勿爲則必強勉而從
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強勉而後能也故知
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循理而至於
樂則已與理一殆非勉強之可能也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

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
下之物方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間方
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
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
近

和靖尹氏曰觀理須要通會得一件便與行一件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
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
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論知之與行

曰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
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聖賢說知便說行
大學說如切如磋道學也便說如琢如磨自脩也
中庸說學問思辨便說篤行顏子說博我以文謂
致知格物約我以禮謂克己復禮○致知力行用
功不可偏偏過一邊則一邊受病如程子云涵養
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分明自作兩腳說○問須
是先知後行否曰不成未明理便都不持守了且
如曾點與曾子便是兩箇樣子曾點便是理會得
底而行有不揜曾子便是合下持守旋旋明理到

一唯處○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知得守得○學者以玩索踐履爲先又曰操存與窮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窮格工夫亦須銖積寸累工夫到後自然貫通若操存工夫豈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時或有走作亦無如之何能常常警覺又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操存涵養則不可不緊進學致知則不可不寬○涵養中自有窮理工夫窮其所養之理窮理中自有涵養工夫養其所窮之理兩項都不相離纔見成兩處便不得○思索義理涵養本原○所謂窮理大底也窮小

底也窮少間都成一箇物事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非謂截然今日爲始也○人之爲學如今雨下相似雨旣下後到處濕潤其氣易得蒸鬱纔畧晴被日頭畧照又蒸得雨來前日亢旱時只緣久無雨下四面乾枯縱有些少都滋潤不得故更不能蒸鬱得成人之於義理若見得後又有涵養底工夫日日在這裏面便意思自好理義也容易得見正如雨蒸鬱得成後底意思若是都不去用力日間只恁悠悠都不曾有涵養工夫設或理會得些小道

理也滋潤他不得少間私欲起來又間斷去正如
亢旱不能得雨相似也○學者工夫唯在居敬窮
理此二事互相發能窮理則居敬工夫日益進能
居敬則窮理工夫日益密譬如人之兩足左足行
則右足止右足行則左足止又如一物懸空中右
抑則左昂左抑則右昂其實只是一事○人須做
工夫方有礙初做工夫時欲做此一事又礙彼一
事只如居敬窮理兩事居敬是箇收斂執持底道
理窮理是箇推尋究竟底道理此二者便是相妨
若是熟時則自不相礙矣○持敬是窮理之本窮

得理明又是養心之助○學者若不窮理又見不
得道理然去窮理不持敬又不得不持敬看道理
便都散不聚在這裏○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
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却
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
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
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
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
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則譬將息克
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

到則自無病何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
用克已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
則無已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工夫都到
無所不用其極○見不可謂之虛見見無虛實行
有虛實見只是見見了後却有行有不行若不見
後只要硬做便所成者窄狹○士患不知學知學
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
顧於私已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程子言學
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已只要義理栽培識得與實
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也實有是得之也若

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已方是已物
也○問大抵學便要踐履如何曰固然是易云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既探討得是當又且放頓寬大
田地待觸類自然有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何嘗
便說仁以行之○答吳晦叔書曰夫淺論知行之
理而就一事之中以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
無可疑者如孟子所謂知皆擴而充之程子所謂
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及易文言所謂知
至至之知終終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
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
哉如子夏教人以洒掃應對進退爲先程子謂未
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易文言所言知至知終

皆在忠信脩辭之後之類是也蓋古人之教自其孩幼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此小學之事知之淺而行者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洒掃應對之間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以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已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為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修身家

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此大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夫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且易之所謂忠信脩辭者聖學之實事貫始終而言者也以其淺而小者言之則自其常視母誑男唯女俞之時固已知而能之矣知至至之則由行此而又知其所至也此知之深者也知終終之則由知至而又進以終之也此行之大者也故大學之書雖以格

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抑聖賢所謂知者雖有淺深然不過如前所論二端而已但至於豁然貫通則內外精粗自無二致也○答程允夫書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大病殊駭聞聽

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况於餘人恐但不如此而已窮理旣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道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旣深而反有此

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鑿冥行而已○問致知後須持養方力行曰如是則今日致知明日持養後日力行只持養便是行正心誠意豈不是行但行有遠近治國平天下則行之遠耳○程子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下須字在字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有一般人儘聰明知得而行不及是資質弱又有一般人儘行得而知不得○問南軒云致知力行互相發曰未須理會相發且各項做將去若

知有未至則就知上理會行有未至則就行上理會少間自是互相發○未能博學便要約禮窮理處不曾用功守約處豈免有差若差之毫忽便有不可勝言之弊

南軒張氏曰致知力行互相發也然知常在先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致知之道學者要當據所知便體而行之由粗而至精由著而至微也○答吳晦叔書曰所謂知之在先此固不可易之論但只一箇知字用處不同蓋有輕重也如云知有是事則用得輕匹夫匹婦可以與知之類是也如說知底

事則用得重知至至之之知是也在未識大體者
且當據所與知者爲之則漸有進步處工夫若到
則知至知至矣當至之知終矣當終之則工夫愈
有所施而無窮矣所示有云譬如行路須識路頭
誠是也然要識路頭親去路口尋求方得若只端
坐于室想象跋而曰吾識之矣則無是理也元晦
所論知字乃是謂知至之知要之此非躬行實踐
則莫由至但所謂躬行實踐者先須隨所見端確
爲之此謂之知常在先則可也○知有精粗行有
淺深然知常在先固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矣未有

不知而能行者也語所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是
知而不能行者也所謂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
者不如樂之者是不知則無由能好而樂也且以
孝於親一事論之自其粗者知有冬溫夏清昏定
晨省則當行溫清定省行之而又知其有進於此
者則又從而行之知之進則行愈有所施行之力
則知愈有所進以至於聖人人倫之至其等級固
遠其曲折固多然亦必由是而循循可至焉耳蓋
致知力行此兩者工夫互相發也尋常與朋友講
論欲其據所知者而行之行而思之庶幾所踐之

實而思慮之開明不然貪高慕遠莫能有之果何
為哉然有所謂知之至者則其行自不能已然須
致知力行工夫至到而後及此如顏子是也彼所
謂欲罷不能者知之至而自不能以已也若學者
以想象臆度或一知半解為知道而曰知之則無
不能行是妄而已曾皙詠歸之語亦可謂見道體
矣而孟子猶以其行不掩為狂而况下此者哉○
問呂伯恭說近日士人只務聞見不務踐履須是
去踐履上做工夫曰此言雖好只是少精神須是
致知力行互相發明始得若不致知將人欲做天

理亦不可知安知所謂私而去之須是知而後能
行行而後有所知互相發明方可○問聖門當學
誰曰學顏子為有準的顏子為人聖人教之不過
博文約禮博文所謂致知也約禮所謂力行也又
問向上一節如何曰只恐不能致知力行耳果能
致知力行久而不息當自知之譬如登山只說得
從此處去至此山上則在人努力耳如直箇到山
上則許多景致自見得不待先說也○致知力行
要須自近步步踏實地乃有所進不然貪慕高遠
終恐無益

勉齋黃氏曰蓋嘗求其所以爲學之綱領者曰致知
曰力行而已大學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
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脩物格知至者知
之事也意誠心正者行之事也中庸曰博學之審
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思辨者知之事
篤行者行之事也書之所謂惟精惟一易之所謂
知崇禮卑論語之所謂知及仁守孟子所謂始終
條理無非始之以致知終之以力行蓋始之以致
知則天下之理洞然於吾心而無所蔽終之以力
行則天下之理渾然於吾身而無所虧知之不至

則如擗墮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
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然則有志於聖
賢之域者致知力行之外無他道也○學問之道
知與行而已自昔聖人繼天立極不曰知而曰精
不曰行而曰一知不精行不一猶不知不行也聖
賢相傳啓悟後學言知必曰知至言意必曰意誠
至則事物之理無不通誠則念慮之發無不實曰
至與誠其精一之謂歟知與行者學之塗轍至與
誠者學之歸宿有志於道者可不孳孳求止於是
歟○聖賢一言一字皆可師法從之則吉違之則

凶緊要一著只要信得篤行得力耳

魯齋許氏曰二程子以格物致知為學朱子亦然此所以度越諸子大學孔氏之遺書也其要在此凡行之所以不力只為知之不真果能真知行之安有不力者乎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只是要箇知得真然後道篤行之一句○聖人教人只是兩字從學而時習為始便只是說知與行兩字不惑知命耳順是箇知字只是精粗淺深之別耳耳順是並無逆於心者到此則何思何慮不思而得也從心不踰矩則不勉而中

程子曰聖人之言冲

一作冲

和之氣也貫徹上下

以下論言

行○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楊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已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

愈多於道未必明故言以簡爲貴○言而不行自欺孰甚焉○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凡諫說於君論辯於人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

張子曰天地之道要一言而道盡亦可有終日善言而只在一物者當識其要總其大體一言而乃盡爾

涑水司馬氏曰言不可不重也子不見鍾鼓乎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鏗鞀人不以爲異也若不叩

自鳴人孰不謂之妖邪可以言而不言猶叩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鼓矣○言而無益不若勿言爲而無益不若勿爲余久知之病未能行也

五峯胡氏曰先道而後言故無不信之言先義而後行故無不果之行○行慎則能堅其志言慎則能崇其德

延平李氏曰古之德人言句皆自曾襟流出非從頷頰拾來如人平居談話不慮而發後之學者譬如鸚鵡學人語言所不學者則不能耳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

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即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就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昭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臨川吳氏曰言心聲也故知言者觀言以知其心世亦有巧僞之言險也而言易躁也而言澹貪戀也而言閑適意其言之可以欺人也然人觀其易澹閑適之言而洞照其險躁貪戀之心則人不可欺也而言豈可僞哉

致知

程子曰致知則有知有知則能擇○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人之學非願有差只爲不知之故遂流於不同不知如何持守曰且未說到持守持守甚事須先在致知致知盡知也窮理格物便是致知○問今有志於學而知識蒙蔽力不能勝其任

則如之何曰致知則明明則無不勝其任者在勉
強而已○問學者多流於釋氏之說何也曰不致
知也知之既至孰得而移之知玉之爲寶則人不
能以石亂之矣知醴之爲甘則人不能以藥亂之
矣知聖人之爲大中至正則釋氏不能以說惑之
矣○無物無理惟格物可以盡理○人要明理若
止一物上明之亦未濟事湏是集衆理然後脫然
自有悟處○閱天下之事至於無可疑亦足樂矣
○凡人於事有少自快則其喜懌之意猶浹洽於
心而發見於外至於窮理切切焉而不得其所可

悅者則亦何以養心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所以明理也○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
事理一致微顯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
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
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
之善學者取諸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格
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
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
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
見得諸理否曰湏是徧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

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造道深處雖聞常人語言淺近事莫非義理

張子曰知德斯知言已嘗自知其德然後能識言也人雖言之已未嘗知其德豈識其言須知已知是德然後能識是言猶曰知孝之德則知孝之言也○窮理亦當有漸見物多窮理多如此可盡物之性

上蔡謝氏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學者須是且窮理物物皆有理

窮理則能知天之所爲知天之所爲則與天爲一與天爲一無往而非理也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所謂有知識須是窮物理只如黃金天下至寶先須辨認得他體性始得不然被人將鋤石來喚作黃金辨認不過便生疑惑便執不定故經曰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龜山楊氏曰學者以致知格物爲先知之未至雖欲擇善而固執之未必當於道也夫鼎鑊陷阱之不可蹈人皆知之也世之人未有蹈鼎鑊陷阱者以

其知之審故也致身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固無異於鼎鑊陷阱也而士或蹈之而莫之避以其未嘗真知故也使其真知爲不善如蹈鼎鑊陷阱則人孰有爲不善耶若夫物格而知至則目無全牛游刃自有餘地矣

致堂胡氏曰君子之知貴乎至知之至者如知水之濕知火之熱知美色之可愛知惡臭之可惡雖不幸瞽而瞶此知不可亂也知之不至者猶士而言學言善言道言中言誠言性言仁言恕言鬼神得其形影之似而已斷學以記誦斷善以柔弱斷道

以玄妙斷中以隨俗斷誠以椎朴斷性以靜斷仁以愛斷恕以寬宥斷鬼神以幽冥是皆形影之似而非其至也窮理不至則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我者有蔽而不盡在人者安能洞達而無惑乎

朱子曰爲學先要知得分曉○致知格物只是一事非是今日格物明日又致知格物以理言致知以心言○致知工夫亦既且據所已知者玩索推廣將去具於心者本自無不足也○問致知涵養先後曰須先致知而後涵養問伊川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如何曰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

著意如何會理會得分曉○學聚問辨明善擇善
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也人爲學須是
要知箇是處千定萬定知得這箇徹底是那箇徹
底不是方是見得徹見得是則這心裏方有所主
且如人學射若志在紅心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
帖上志在帖上少間有時只射得那塚上志在塚
上少間都射在別處去了○只爭箇知與不知爭
箇知得切與不切且如人要做好事到得見不好
事也似乎可做方要做好事又似乎有箇做不好
事底心從後面牽轉去這只是知不切○學者須

常存此心漸將義理只管去灌溉若卒乍未有進
即且把見成在底道理將去看認認來認去更莫
放着便只是自家底緣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
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常常要點檢○聖賢教
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
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
後見得此心之真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
言語無不洞然了其黑白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
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問窮理莫如隨事
致察以求其當然之則曰是如此問人固有非意

於爲過而終陷於過者此則不知之失然當不知之時正私意物欲方蔽固切恐雖欲致察而不得其真曰却恁地兩相擔閣不得湏是察問程子所謂涵養湏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可除一句曰如此方始是又曰知與敬是先立底根脚○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萬事皆在窮理後經不正理不明看如何地持守也只是空○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

得涵養箇甚○問或有只教人踐履者曰義理不明如何踐履曰他說行得便見得曰如人行路不見便如何行今人多教人踐履皆是自立標致去教人自有一般資質好底人便不湏窮理格物致知聖人作箇大學便使人齊入於聖賢之域若講得道理明時自是事親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信○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不能存得心不能窮得理不能窮得理不能盡得心○窮理以虛心靜慮爲本而今看道理不見不是不知只是爲物塞了而今粗法湏是打疊了胸中

許多惡雜方可張子云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
來新意人多是被那箇舊見戀不肯舍除是大故
聰明見得不是便翻了○理不是在面前別爲一
物即在吾心人須是體察得此物誠實在我方可
譬如修養家所謂欽汞龍虎皆是我身內之物非
在外也○問窮事物之理還當窮究箇總會處如
何曰不消說總會凡是眼前底都是事物只管恁
地逐段窮教到極至處漸漸多自貫通然爲之總
會者心也○今之學者自是不知爲學之要只要
窮得這道理便是天理雖聖人不作這天理自在

天地間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流而不息合同而化
天地間只是這箇道理流行周徧不應說道聖人
不言這道理便不在這道理自是常在天地間只
借聖人來說一遍過且如易只是一箇陰陽之理
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王孔子皆是發明
此理吉凶悔吝亦是從此推出孔子言之則曰君
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
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
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
乎聖人只要人如此且如書載堯舜禹許多事業

與夫都俞吁咈之言無非是至理○這道理若見
得到只是合當如此如穿牛鼻絡馬首這也是天
理合當如此若絡牛首穿馬鼻定是不得如說克
己伊川只說箇敬今人也知道敬只是不常如此
常常如此少間自見得是非道理分明若心下有
些子不安穩便不做到得更有一項心下習熟底
事却自以為安外來卒未相入底却有不安這便
著將前聖所說道理做樣子看教心下是非分明
○心熟後自然有見理處孰則心精微不見理只
緣是心粗○學者理會道理當深沉潜思不可去

名上理會須求其所以然○義理儘無窮前人
地說亦未必盡須是自把來橫看豎看儘入深儘
有在○道理既知縫罅但當窮而又窮不可安於
小成而遽止也○大凡義理積得多後貫通了自
然見效不是今日理會得一件便要做一件用譬
如富人積財積得多了自無不如意又如人學作
文亦須廣看多後自然成文可觀不是讀得這一
件却將來排湊做韓昌黎論為文便也要讀書涵
味多後自然好柳子厚云本之於六經之意便是
要將這一件做那一件便不及韓○大著心曾不

可因一說相礙看教平闊四方八面都見○理會道理到紛然處却好定著精神看一看○看道理須是見得實方是有功效處若於上面添些玄妙奇特便是見他實理未透今之學者不曾親切見得而臆度揣摩爲說皆助長之病也道理止平看意思自見不須先立說○看義理難又要寬著心又要緊著心這心不寬則不足以見其規模之大不緊則不足以察其文理一作義之細密若拘滯於文義少間又不見他大規模處○以聖賢之意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

自去求理只是你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自家既有此身必有主宰理會得主宰然後隨自家力量窮理格物而合做底事不可放過些子因引程子言如行兵當先做活計○思索譬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會清○只是見不透所以千言萬語費盡心力終不得聖人之意大學說格物都只是要人見得透且如楊氏爲我墨氏兼愛他欲以此教人他豈知道是不是只是見不透此學所以貴窮理也○務反求者以博觀爲外馳務博觀者以內省爲狹隘